

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 · 紀州庵文學森林 共同主辦

我們的文學夢 系列講座

Jun 陸月

【羅文嘉 另一種人生風景】

「對我而言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土地與小孩。」

籌備政壇多年，卻毅然決然離開政壇，回到鄉間老家，開始小農生活，又接手經營水牛出版社。

因為喜愛土地，羅文嘉展開了「我愛你學田」計畫。

也因為喜愛閱讀，而接手了水牛出版社，從政壇到土地。

從土地到文學，每一次的轉變，都讓羅文嘉的人生出現了不同的風景，一同聽聽羅文嘉分享在這些轉變中的實踐過程。

時間：

2014/06/06 (五)

19:00-21:00

地點：

紀州庵文學森林
台北市同安街100號

2014年度講者

7/04 (五) 顏忠賢

9/05 (五) 林良、林瑋

11/7 (五) 平路

8/01 (五) 簡嫻

10/3 (五) 汪其儒

11/28 (五) 陳義芝



紀州庵
文學森林

交通方式：

捷運：

古亭站捷車站2號出口，沿同安街步行約10-15分鐘

公車：

遠東中學了 255、297、273

河濱國小了 297、271、275

講者人：王怡宏、林敏婕

電話：(02) 2347-9377

電子郵件：hai@idhvac.org.tw

另一種人生風景

◆ 羅文嘉演講

七年級國語課本

讀本紀錄整理 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



攝影 張欣

編按：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與杭州南文學森林共同主辦的「我們的文學夢」系列講座，每月一場邀請來賓演講。2014年6月6日邀請羅文嘉主講「另一種人生風景」。因為喜愛李沐、羅文嘉撰寫了「我愛你學田」計畫；因為喜愛閱讀，孩子就要永不停止閱讀。每一次轉變，都讓羅文嘉的人生出現不同的風景。一同聆聽他分享在這條轉彎中的實踐過程。

女兒解釋「人生的另一種風景」。望著車窗外的雨中景色，突然想到兩極（處英人），很適合作今晚的票題。「少年聽雨歌樓上，紅燭尋羅帳。七年聽雨客舟中，江闊雲低漲。而今聽雨僧廬下，鬢已星星也。忠歡離合總無情，一任孤鴻掠過天塹。」同樣的雨，在人生不同的階段，不同的情境，看前、看世界會有不同的體驗。我已跨到了中年，回想這階段的人生階段，或許和我自己的人生階段沒有幾分相像。

那些年，離開以後的風景

16歲那一年，我離開故鄉到台北念書，最後定居在台北。那時一心想讀歷史，我在客家鄉村長大，父親是典型的客家男人，相當有威嚴。母親則是典型的客家女人，非常任勞，一輩子的生活只有家鄉，沒有自己。我出生於1966年，覺得台灣經濟因為美援才剛起步，農村仍是非常貧瘠。我們家就在即將建成的傳統三合院裡。一下雨，就傳起快拿各種牌子、繩子，來望屋頂的指示。地板則是黑泥土地，抗抗危危，最適合小孩打雞球了。屋子裡只有一張床，一張石口竈竈在上面，擠在大約六十分公分的小餐桌吃飯。上廁所得到家外茅坑，小孩不敢站在茅坑上的木板條，就怕失足掉進去。於是，村裡大

人在大茅坑旁邊蓋了小學坑，專門給小孩使用，上完廁所，沒有衛生紙，有些村子用竹片來擦屁股。我們則把屎擦都在人石頭上，翻一翻，就了事。上了大學，我和同學分享童年生活。他們都非常驚訝，不相信台灣竟然還有地方如此落後。

幾個月前，應「安寧基金會」之邀，寫了一篇文字，談「來不及說的話」。我試想，如果明天就要去了，來不及說的話該對誰說呢？最後，決定寫給我的女兒。

一開始下筆，我想到了父親，他在三年多前走了。返世的前一年，肝被檢查出有腫瘤，父親非常堅韌，堅持不做任何積極性治療，醫生也認為，80歲老人的身體，的確不適合做化療。不但無法根治，還得在生命最後時光進出醫院。父親坦然接受，開始準備生命最後的一程路，一如平常工作時的狀態，將後事如何處理的細節條列得一清二楚，甚至給治喪人員的費用，都一個信封一個信封裝好。每次回到家，他都告訴我：「我快要走了。」看得出他在死亡面前的果斷和堅強，就像放羊的孩子，彷彿講得越多，就越不會發生。有一天，他又叮囑給我，說自己已經不行了，要趕緊回家。回家後，發現他狀況不穩，還能夠聊天，我沒有過意，直接回台北。下午，接獲母親電話，父親身體狀況非常差，應該要進台北的醫院了。我守在台大醫院外等待，扶扶下車的那一刻，她抬頭看我最後一眼，過了三天，父親就走了。送進醫院的晚上，他的神智已經不太清楚。除了那一種之外，我再也沒有機會和他說話。

來不及說再見，想到這個噩耗，我馬上就想到父親。當一個人已經在生命最後階段，再見好像多餘，但是，你總希望能夠好好抱抱，鄭重地道別。最重要的是，有一句話一直想告訴他，卻始終沒有說出口，那便是：「我愛你。」我從小接受的教養，都認為這句話是內障，即使父親撰寫卡片，運用文字表達都很困難。父親走了以

後，我常常想，明明我們都那麼愛彼此，為什麼不能說出來呢？等到我想說的時候，已經沒有機會了。所以，我向孩子說，在還能看得見對方的每一個日子，都要說「我愛你」。因此，每天出門之前，我和孩子說了道再見，也一定會加一句「愛你罷！」不知道愛會不會因為親詞句語而增加，可是，至少不會有遺憾。

其實，16歲的我，捨命想要離開這樣的家庭，有一個原因：離開父親的嚴格管教。一直到三年前，我才真正的離開家，這中間已經過了30年。命運很奇怪，我始終認為自己不會轉田，現在卻回家轉種田；我始終認為自己不會有孩子，卻也有了孩子。一切在我生命中傾精力阻止的，現在全回到了自己身上，這便是人生的另一種風景。

從我一開始轉種的初期開始，少年喜歡閱讀，喜歡閱讀江蘇、探索世界。我在台北從事政治工作，拼命想著世界的所有風景，更想改變世界。大學思考完，我只填了三個志願：法律系、政治系、社會系。父親告訴我，政治系不該念，因為在台灣搞政治，只有兩條路：害人或是被人害。我不聽話，偏著枕頭了政治系。放榜那一天，父親沒有因為我考上台大政治系而覺得光榮耀耀，反而非常不高興。我只好安慰他：「沒關係，大學轉系很容易！」他才釋然。過了一年的大學生活，暑假回家，沒想到父親劈頭就問：「你不是說要轉系嗎？」我聽了一跳，趕緊騙了個理由，告訴他台大轉系必須降轉，他才稍微安心一些。第二年回家，他老人家竟然又問起了這件事，我只好再講另一個理由搪塞過去。

大三升大四那一年，台大舉辦第一次學生會長選舉，我也成為第一屆全國黨綱的學生會長。選上了職，村裡有人見著新聞，馬上拿著報紙道謝父親，那時候要拿一塊扁都送到家鄉。隔了一陣子，又有鄉居拿著報紙告訴父親：「你兒子又上總統了！」原來是鄉居「台大學生會長簡文嘉參



羅文嘉在台北演講，
羅文嘉在人生另種風景了另一種軌跡。(吳景雄攝影)

加校外不法活動」。父親憤怒，質問我：「政府是你們順反的嗎？這樣不會放掉嗎？報紙那樣報導很不客觀啊！」從此，我和父親展開了長時間的緊迫關係。一開始，他採取強硬手段，對我隔空施壓；接下來，他改成苦口婆心的勸說策略，告訴我：「你就像一條魚，政府要兩面煎你，都煎它，怎麼能夠自己翻身呢？」當時，我有一道對抗父親的奇學：首先，絕不回擊。父親基於愛來厲言責，若再和他頂嘴，就事更傷他的心；其次，他做我不參加的理由，在理智上皆成立，強硬實沒辦法找得快。這樣，我也堅持，即他再危險，那也是自己的選擇，不應讓永遠活在父親的生命裡。

父親始終無法接受我做的事情。大四快畢業那一年，有人學生想替「五四運動」辦紀念活動，提出大學獨立、自主，不應該受政黨操控的訴求，反思大學校園內的訓練，為什麼不是有貢獻的學者，而是黨派者將介石？有人提議在廟像上噴漆，也有人提議半夜偷去尿尿，會被否決。最後，對連台灣小廟的崛起，成立「反蔣廟倒閉」。演出轉為「蔣慶與眾」，演出前，我畫了橫幅，果然發現一條「凡惡國蔣而皆賢皆公銅像者，一律勒令退學」。該怎麼辦呢？我請家長長的思考。後來，還是決定去散。原因很簡單，所有統治者都是國策用恐懼，包括司法、情

治機關，甚至黑道，讓人民不敢跨越紅線。

不久前，我教內中國交換生告訴我，他在做專題「三王與六四的圖」，朋友也不不敢接讀，要裝他不想讀。我很想鼓勵他，但又怕怕他造成壓力和危險。這些事在現在的台灣不是禁忌，在過去的台灣我起來卻很罕見。恐懼是一種隱形毒藥，還未顯露時的人都會感到害怕。所以，我告訴他：「要理解你的朋友，因為他們還在另一邊。」當年，我一直告訴自己，因為因為害怕而退縮了，便進了統治者的心願。我始終是樂觀的人，即便現實並不那麼樂觀，我也向在好感想。到到，他怎麼學呢？我一轉念，大學也念了四年，該學、該玩的都經歷過了，只是一張畢業證書。如果因為這件事被退學，那麼，這所大學的文憑根本不值得我拿。另外，如果被退學，就從從頭開始做大頭兵，看起來還是損失；不過，我又想，有失去才有得到，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。

5月4日當天，我們在銅像下歡歌狂舞。其中一幕，是有人把椅子搬到銅像頭上，給他戴「世界做人」的帽子。一辦完活動，我和藤梯子的法律系同學，果然被移送懲戒。新聞見報後，台大校門口有兩個人靜坐抗議，其中一人就是孟孟同學。我人生中只回過他了一次面，一直到四年多前，意外接下水牛出版社，也意外和他的朋友更

廣。那時，我才知道，原來孟孟離世四年了，一問之下，他的紀念全集還沒有出版社接手，我便提出出版的意願，也弄完或我回報他的心願。於是，今年三月，水牛出版了孟孟全集，並在紀州院開了座談會，人生往往奇妙而意外。當年考孟孟來，報紙報導了，我和其他學生趕緊討論，既然要報讀了，不如回給一場吧！第二場在5月31日舉行，參加的學生更多。這次不只一位同學戴帽子，而是五十幾個學生，帽子上除了寫「世界做人」之外，還寫著「自由燈塔」、「民主長城」、「民聲救星」、「青年導師」等。其中，最有創意的是「看魚哲學家」。

5月31日以後，學校面臨了困難的抉擇，究竟要把第一次參加的兩個同學退學呢？或是連後面五十幾個同學都退學？後來，我被記了兩個中級、副科畢業。當時，新聞鬧得很大，父親才知道事情大條了，卻也沒再責怪我。畢業典禮結束後，父親又我把畢業證書影印一份回家，他慎重地裝好。掛在客廳牆上。我一直不懂這個動作的用意。後來母親和談好，終於懂了。原來，母親每日上市場買菜，都會有人問她：「你兒子是不是被退學了？」也許是覺得恥辱，也許是個榮譽，他們把畢業證書掛上，彷彿在告訴別人：「我兒子沒有被退學！」

就在這種跳躍吧！

年輕的時候，拚命想離開，去看外面世界。沒想到，經過30年，父親走了，我又回到家鄉。父親過世以後，家裡只剩母親一人，不願意搬到台北讓我他就照顧，便決定回家結婚。待在鄉下日子無聊，想到家鄉的老房子，便開始慢慢修繕三合院。

我人生的另外一種風景，就這樣開始了。年輕的時候，有一次一個採訪員：能不能寫你的寫作經驗演講？我引用了姜文評《黑鳥集》中的一段：「向前走吧！不要急著採集花朵，因

為鮮花會一級凋謝。」那是一種給予千萬人吾生矣的年輕自信，豪情萬千。去年，水牛書店開幕，我突然想在門口的石板地上寫幾句詩，思來想去，最後到了馬格爾的一首詩：「這世界有玫瑰花，就在這種新鮮吧！」人生何必苦著追求花朵呢？花淡在眼前，現在就跳吧！同時還是寫花朵的詩，對照起來，發現人生不同階段，有不同的視野。

一切要從桃園縣新屋鄉的圖書館開始。2004年，我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工作，剛接下工作，就發現門內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，同時反映了台灣文化政策的問題。當一個政府官員想表現出對文化的重視時，最快的方法，就是「蓋館」。因此全國各地都拼命想要蓋客家文化館。當時，客家委員會是很年輕的部會。若繼續這項政策，將持續建一堆的蚊子館。這會是個災難。於是，我告訴全體同仁，中央未來不能聽各地方政府蓋客家文化館；正在這的，減少硬體規模；已經蓋好的，盡量協助，不要變成蚊子館。有一天，處長拿著公文來找我，說：「如果就按你的政策，這份公文應該退回。可是，這件事比較特別，我們會對你有傷害。」原來，這個案子是在我的故鄉客家文化館。如果我不同意，回到故鄉一定會被罵罵罵罵。政治從來都不是在冷氣房裡做決策，如果這件事在冷氣房做決策，一定是退回，卻可能留下許多後遺症。

回到家鄉，找寫真集，一問之下，他說土地館已經取得了，建築師與設計圖，也都已經程序軟體完成，而且蓋六層樓，眼看止不了，我換種方式勸他：蓋好以後，蓋完大眾人事，水電、業務維持費用，這些經費可能飽垮公所財政，而且中央政府沒法補助！見他開始動搖，我立刻繼續勸說：新屋鄉本來就是客家鄉，到處都是客家文化，何必再蓋一個圖書館，把文化館在裡面呢？真正的文化就在生活中。我問他鄉里的不具文化館，是圖書館，何謂公所已經有圖書館的

人事編制，只是少一座蓋好好用的現代圖書館。總長一聽便高興，只沒有建設，不管是文化館或圖書館蓋都好。沒想到，有一天，鄉長又想苦臉跑來找我，說圖書館教育局的業務，不歸省委會主管，該怎麼辦？我說，這容易解決，刻名字改成「客家文化圖書館」就試了！快蓋好的時候，我說告訴鄉長，一個圖書館最重要的，並非硬體，而是軟體，必須和地方結合，為教育推廣的功能。我出身鄉村，明白城鄉文化資源有巨大差距，鄉文需要環境，鄉村不缺優秀的孩子，缺乏好的環境。

圖書館蓋好之後，我們便開始辦英美文班，讓鄉孩子有上學的機會。從2009年開始，來自不同村落的弱勢家庭小孩，都會集合在圖書館上英文課。英文班一次開三年，從國小三年級上到畢業，由於不徵免費提供教材。後來，我發現，鄉村的孩子不只英文不好，中文，數學都不好。例如，班上有個學智識高的女孩，父親是鄉度智識，母親是農配，幾年前跑了，由祖母親照顧，母親是在非常龐大庭長大的小孩，功課好會被認為是異類，這是延緩條件影響孩子成長的影響。所以，為什麼我們需要政府？如果任何事情都靠自由競爭，有太多先天失去競爭力的小孩，根本無法和有錢人家的孩子相比。

回到家鄉後，我動手整理廟前二、三十年的老房子，終於恢復成可居住的房屋。依傳統，我在三合院大門上題氏所屬的「豫章堂」堂號，並在門口題了對聯，反映當下的人生處境：「讀書耕田水噴噴，雲在青山月在天。」隱晦政治圈。我想起漸漸明式的生活，有時晚，一整天不成人說話，就蹲在路邊鋪石頭，不知道是不是有「政治圈傷後被群」，奉順和植物，石頭說話。我偶爾見了撿了水塘，讓牠釣魚，又應女兒要求，說要蓋一座「城堡」。但是城堡是西洋童話裡的魔物，我只好在三合院大門口，搭了一座跳蚤台，女兒也點點頭，說：「真的有些怪的感覺

呢！」結果，鎮又想要搬遷，我抱著執望台灣邊邊那棟老屋；可觀其大、長高，我就將你蓋蓋屋，始開來沒事，就拿出紙筆，設計我理想中的新屋。

回想起來，父母給我最好的資產，就是擁有在鄉下成長的童年。因此，我也想給孩子有同樣的機會。房子在田中央，田地墾了十多年，我決心讓它恢復耕種，一方面可以吃到自己種的米，一方面可以解決英文班經費的問題。國語係英文班三年來都由我募款，不從事政治工作後，募款變得困難，不如來賣自己種的稻了。支持英文班，這就是「學田」的概念。不過，種植最大的問題，就是不會種、沒時間。我和以前幫她典夫夫不願意幫忙，不用農業、化學肥料。鄰居阿伯笑說：「你一定會種田田，不用農藥，那長長了該怎麼辦？」我記得，父親以前前就在田上除草，阿伯又笑：「這是什麼時代，哪有人靠這除草？」便一口回絕我。我不氣餒，決心自己來，上網找資料，輸入「有機水稻種植」，果然出現一堆有機水稻種植的文章，每篇文章、每篇文章都講得精，但是不會種。我和以前幫我的同事，只好硬著頭皮自己來。我笑著對他說——反正， equal 時間內我什麼該不這吧！

我們兩個人「手工除草」，除了下午兩度完成，非常認真、準好。後來找到了日本新嘉的除草機，雖然當地必須別人推著走，但總比站在地上除草效率高。兒子幼稚園的老師，提議帶班上同學到田裡體驗插秧，所有小孩站在田邊，沒有人敢下水。我半哄半騙，要他們把鞋子、褲子脫掉，最後全部被我拽下去，不到五分鐘，每個孩子玩得亦不亦樂。這說明了一件事，和泥土的感情需要培養，讓孩子接觸土地是非常重要的。只要靠近土地，就會發現泥土是香的。文學亦是如此，只要讓孩子多接觸，就不會害怕了。

雖然有除草機，草還是生長得非常多，我乾脆放棄除草，任稻子自然生長。插秧期一到，我找



陳文鳳在北港開設第二家水牛書店，有像第一家水牛書店，支持一鄉一書一館書店。（水牛書店提供）

了人來幫忙收割，對方看到我的田，草比稻高，嚇了一萬，連稻無法運作。該如何是好呢？我馬上邀請台北的朋友，以上地，請他們下來幫忙除草。這個活也只辦了一次，沒有人願意來第二次。許多稻子也被當作雜草拔掉了。第一季的收成很差，只有一畝農夫的三分之一，不要說有盈餘支持英文班，連成本都不夠。不過，我始終相信，人生沒有困難，只有問題。問題來了，就面對它、解決它。若它它困難，就永遠靠以跨越。後來，我帶著家鄉的小朋友，在田邊澆澆田澆田，準準準取茶樹精油。一般稻子收成後，政府以一斤23元收購，價格非常低，收入微薄；相對來說，澎湖茶葉的經濟價值可能比較高，我開始醞釀收購精油的夢想。

我喜歡被政府，如果鄉村沒有狗，就不是鄉村了。我養了一隻狗，每天陪我澆田，兒子在一、兩畝的時常非常怕狗，現在則常常抱著牠，騎騎在狗身上。這也說明了環境对人的影響。

第一本叫做土地的書

經歷第一次收割的慘狀，我發現，有機種植最重要的，就是防止稻子生病。如何使稻子不生病呢？道理很簡單，種海濱蝦一畝，讓它巡視，插秧時一畝種少到八、九株。人也是一樣，擠在都市中，既不通風，採光也不好，怎麼可能會健康呢？第二季產量提升，第三、第四季收成越來越好，同事甚至提議參加稻米比賽。我忍不住笑，

其他參賽者都是種了幾十年的老農夫，我們這些業此業什麼熱鬧啊！我兩事不省心，請了高嘉成的媽上來田裡督導，證明我種的稻最高的快棒。為了參加稻米比賽，我特別把戶口從台北遷到桃園。不知情的人，可能還以為我要參加縣市長選舉。比賽方式，是用一張的龍牌，加入一磅的米量、水量，煮到同樣的時間，細細篩濾，就竟然得到了第六名！從小參加過各式各樣比賽，從未想過自己會參加稻米比賽，而且還會再被再選，繼續參選。

得獎之後，我們的米行情就不一樣了。本來只種了一甲半，政府改變休耕政策，要一週我種一甲休耕，才有辦法領取補助。因此，有許多休耕的田主，需要別人幫忙種田，收入卻比我、林靜補助他們高。目前為止，種的面積已經有四甲半，其中兩甲是朋友種，我們收購。可見，許多農民並非不願意作有機耕作，只是不知道怎麼賣。如果有人幫忙銷售，他們都願意種。

種稻收入多了以後，除了英文班，還辦了打擊樂班。每一次幫兩所偏遠學校，邀請朱宗德打擊樂團師範，每個禮拜很高薪，再計畫開車到學校，成本非常高。每一所學校都給上一年的薪，我們做的是什麼的工作，而非一天的機會。

除了這雙多種田的經驗，還演說到出版的事。本來，這兩者應該毫無關係，卻奇妙的結合了起來。我正正在努力種田的時候，水牛出版社的老闆來找我，說我準備退休了，問我有沒有意願接下

怕一手倒立的出版社？第一個反應是：我幫出版完全外行啊！後來發現，水牛出版社是1966年創立，和秋同一年誕生，當年「文星書店」被起而東，很多書的版權由水牛買斷，如果水牛結束，這些書也沒辦法再印行，他又強調，台灣幾本本土出版社所剩無幾，個個珍貴，可是，為什麼找到我呢？我曾經碰過一本很冷門的雜誌，當時，他為了支持我而訂了一年份，雜誌也真的只辦了一年。他想，這種很冷門的雜誌我靠誰了，水牛出版社再怎麼說，銷路也比較好啊！一個週理後，因為檔期緊，我把出版社接下來，若是能再支持50年，然後再交棒給別人，歷史不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。

很多朋友笑我傻，經營出版社是非常辛苦的事情，專真的則會說後者，才發現朋友所言皆真。一接下出版社，發現水牛的庫存相當驚人，被沒地方擺，全部運回鄉下。搬了六十幾輛次卡車。翻過原本空著的老街區。有一天，坐在屋內，以前的書，看看讀完讀不出去的書，突發奇想：何不開家書店呢？小時候，家裡只有文具行，賣書沒幾排書，過了幾十年，家鄉仍舊只有文具行，沒有真正的書店，開書店，是為了買書當時的夢。聽來很荒唐，等到要執行時才發現，台灣出版社的每一本書，每一刷印量不多，大部分書廳光緒貨到銷量大的書店，鄉下書店根本拿不到書。我打了電話給出版社的老朋友，得到的回應都是一種：「不要叫賣了，我送你幾本書吧！」這時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鄉下幾十年來沒有書店的原因，就是沒有需求，沒有市場，自然就沒有供給、沒有需求，市場改變不了，只好改變自己的做法，改成不以賣書為主，擴大來換書，任何人拿一本書來，就可以換一本書回去。同時，也供給孩子，只要拿圖書館借20本書，就可以來店換拿一本書回去。要真，圖書館的書還是那麼多，對喜歡閱讀的孩子，一定希望擁有一本自己的書！

後來，我在台北開了第二家水牛書店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新屋書店沒有任何收入，只有支出，所有溝通與維持，如果只能維持一、兩年，是沒有作用的。於是，我決定到有消費能力的都市開兩二家店，希望能以一家城市書店，支持一家鄉村書店。可是，傳統書店一家一家關門，先靠這種經營模式，養活自己都很困難，更論需要養活下書店。我開始分析問題的根源：買書的人口本來就少，只靠供書者，復辦法到書消費。其次，台北書店很多，競爭激烈，又有網路書店提供比實體書店更方便，便宜的買書方式，實體書店要如何吸引消費者呢？我想，問題的答案在於：實體書店比網路書店多了溫度。你在書店翻書，可以感受到書的溫度；和老闆互動，感受到人的溫度；坐在書店的椅子上看書，可以感受到空間的溫度。我偶爾自己學消費書，會喜歡怎樣的書店溫度呢？首先，我不喜歡站著看書，非常累；因此，我的書店一定要有一張很大的書桌，讓人可以舒適的坐著看書。其次，看書一定會口渴，難道不能邊看書，邊喝咖啡？而且是最好喝的咖啡。不能隨便了事，最後，我對那間店面，更可以放寬門坐墊打坪，和店員一起坐下，當然還要加wifi網路電可以自由使用。還有把書店打造成一家一體成型，才能讓顧客輕鬆進來。

除此之外，台北書店應該也可以賣自己種的稻子吧！我拍拍腦筋在書店門口，與城東米，讓顧客到那裡種成糯米或白米。同一時間，隔街的異地種地瓜，收成不錯，問我能不能在店裡有賣？結果，不到兩天，150台斤的地瓜全數賣光，我趕緊又進了150台斤，發現地瓜竟然比書賣得還多。後來，有人問起問：「除了地瓜，你們有賣其他的嗎？」受到地瓜的鼓舞，馬上回鄉下問有沒有種友要賣紫薯？於是，在新屋水牛書店附近種紫薯的農友和感觸媽媽，每個禮拜五，把她們種來自己吃的紫薯送到書店，禮拜六一早，我們再抓紫薯到台北書店門口賣，反應和銷量都

不錯。不論，總是會有多人問：「這些紫薯是有機的吗？」揮下農民種的紫薯，很少在大鋪去做好機認證，我只好回去採下農民採紫薯的合照，掛在牆壁上，證明這些紫薯是地天然種植。

除了看書、賣書、賣米、發地瓜外，還有沒有別家書店沒有的特色？我說當園汁，想到在書店內附設涼椅按摩，以前跑進來的時候，非常辛苦，固定會利用時間找盲人師傅按摩，恢復體力，效果奇佳。此外，政府這幾年開放視聽人按摩，使得視障按摩市場萎縮，只能削價競爭，如果能提供舒適的環境，和視障按摩師的技術相輔相成，我相信應該能幫助他們復健該有的技術。所以，我決定開一家按摩書店。有人問：書店與按摩，到底有什麼關聯呢？我想不出答案，只能回答說：都會讓你很舒服，聽啊，不管書讀累了按摩，或是按摩完看書，想之，這讓讀者從身體到靈魂，都得到解脫。

水牛書店每週都有親子共讀活動，很多父母在活動結束後，會主動拿起書，幫孩子講故事。我們也出版有關閱讀的書，開始舉辦新書發表會。六月幾乎每個禮拜都有活動，免費參加。為什麼辦活動不收費用呢？我相信，來參加活動的朋友，自然會買書、按摩或買菜。

第三家「土溝水牛書店」，也在今年三月在台南後壁土溝村開業了，是水牛第一家加盟店。開在比新屋更落後的鄉村，不發利，也是只換書不賣書。很難想像，非書刊書店竟有人想加盟，經營的人是當地的編譯師陳永興先生，他的事務所開在三合院，種好也叫「水牛建黨事務所」。

第三家書店開業後，台北的水牛書店也出現新的問題：首先，有顧客到我，準能不吃也在選門呢？其次，農民發現紫薯的銷路很好，越種越多，品種也差，最後常常買不到。此時，書門兩邊的小書準備供讀，立刻刻下了下來，專門賣菜，也賣雞鴨魚肉，水果等由食材，都由產地直取，健康又新鮮，掛成一間綠色小超市，買不

出去肉菜，就是這附設的廚房，水果做成冰淇淋，有糯米米條或玉米湯，調劑供給買書，也帶顧客的錢袋。

從種田，到出版、買書、賣菜，我都能夠搞定，唯有廚房工作束手無策。剛遇到一位念起錄片的朋友，研究所畢業後，發現自己的興趣在做菜，存了一筆錢到法國藍帶學校學校畢業，回到台灣，也有不錯的廚師工作。幾年下來，不免重考生命的意義，與人生的風暴，難道要一輩子在餐廳，只是私人的生財器具？後來毅然決然把工作辭掉，開始自我工作。本來，我只是諮詢，和他談了经营理念與夢想，他表示認同和我一起做，我竟又獲得了一個能帶薪的師傅，能夠和志同道合的人，一起嘗試別人做過的事，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。

「我愛你學田」和「水牛書店」是我人生的另一種風景，主要圍繞在土地、孩子、農作、生態，從一則約自己和土地的契約，到帶給孩子快樂的生態環境，再推廣到那些需要幫助的孩子。父母雖然對我嚴厲，卻給我足夠的愛，母親跟隨我無比的愛，若沒有這些愛，我大概無法活得如此正當。我也一直問自己：怎樣才是好的生活？許多行動，有權的人未必快樂，如果能夠把自己所擁有的分享出去，才是真的快樂。在我的生活態度中，自然與土地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這也影響我對農村與都市關係的看法，在這些我「創置城市」。可是，城市一點都不屬於人真正要的生活空間，只是為了滿足工業、商業的復健需求，因此，我在台北水牛書店，除了希望能夠支持鄉下書店，也希望讓都市人擺脫鄉村與自然的美好，那才應人最後的歸鄉。有人來到台北的「水牛書店」和「我愛你學田市集」，會高興的說，這實踐了從農到餐桌的夢想，其實，我更想做的是，把人都從都市帶到鄉村，實踐從餐桌到農場的雙向道。